



謝靈運

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秘書郎瑛之子也瑛早
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襲封康樂公以例除員
外散騎侍郎不就出為永和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
素所雅好遂肆意遊遨動踰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
乃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
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詩一
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問士庶皆徧與族弟
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璠之以文章賞
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靈運因祖父之資

生業甚厚奴童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必造
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
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
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
未知靈運

王方平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負性好山水宋
武帝文帝辟一無所就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
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
綸于此經過者不之識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卽經親故門
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
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頗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
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加適並多居
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
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既遠同義
唐亦激貪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
美也

何萬倫

何琦字萬倫早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

不贍乃為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
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
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資塵黷清朝哉于
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公府
辟命皆不就桓溫常登瑋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
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瑋善養性老而不衰年八
十二

胡倫許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以姚氏將
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後家于密雲蓬室草

筵惟以酒自適不事產業常饑貧不以為耻養子字
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乘一犢牛弊常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斛飲敗醉飽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
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
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
館宇卑陋園疇局褊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
妾並年衰跛眇布衣穿弊閭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
亦不辭免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苽
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

李守約

李士諱字守約趙郡人也事母以孝聞為魏參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至親朋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固不沉亂嘗集士諱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遠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諱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至此家富于財躬處儉約每以賑施為務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諱聞而出財補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

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諱牽致涼處飼之過于本主家僮常執盜粟者士諱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常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諱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所拘性寬厚類如此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饑債家無償皆來致謝士諱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于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償諱謙拒之無所受也年又大饑死者相枕士諱罄竭家資

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
至春又給糧種分給貧乏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對
曰所謂陰德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
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孫子荆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謝諛

謝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張牧之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
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
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潘師正

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
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詔即其廬作崇堂觀

孫公和

孫公和清靜無為好讀易彈琴頽然自放觀其風神

若遊六合之外魏未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草自
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自下趨進
莫得與言阮因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妙響
動林谷

王希夷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牘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
栢葉襍花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盧齊卿就謁問
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龐公

龐公者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

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侯之龐公笑曰鴻
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
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
宿而已因釋耕于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
先生吾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
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
因採藥不反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

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鬢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為圃藝樹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親造其廬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

稍款洽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實几上雲卿鼻間隱隱有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適矣竟不知所往留一詩于案曰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公

宋令艾

宋纖字令艾歆煌人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

守楊宣画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
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
儀鳴饒鼓造馬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
生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
奇木翳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既卒謚曰玄虛先生

索偉祖

索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
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

好五色耳玩音聲先人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
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
面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
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宗敬微

宗測字敬微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為美談余竊有感能潛惑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
道分地利孰能食人重祿憂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為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止山
壑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今鬚已衰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
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
然已足豈容獨此橫施

孫伯翳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交好
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
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
嵇康所不堪余亦未能也

阮孝緒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群兒遊戲便以穿池築山為樂
及冠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
余躬孝緒答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
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
面人遂呼為阮居士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床竹
樹環繞

馬要理

馬樞字要理侯景之亂邵陵王援臺留書二萬卷付
之馬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
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

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
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
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
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居茅山有
終焉之志

王無功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
儒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
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
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

子

朱樵樵

朱樵樵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素沉浮人間竇
軌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樵樵不言
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目覆凡贈遺一
無所受每織芒屨置之于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屨
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樵樵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
士廬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樵樵不答直視
而去士廬每加優異蜀人以為美談

無名叟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于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董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
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
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官情

白樂天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敏悟絕人工文章憲宗朝知
無不言為當路所忌遂擯斥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
皆幼君懷蹇益不合輒謝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
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
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
嗜酒屠又稱香山居士常與吳果吉敞鄭據劉真盧
直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
為九老圖

李太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王九世孫也十歲通詩書長喜縱
橫劍術輕財重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舛
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醉號竹溪六逸天寶初供奉
翰林為奄婦所沮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
修與賀知章李適之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
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

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歌終焉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元紫芝

元紫芝為魯山令出為河南太守歲餘駕柴車去隱陸渾山中不為墻垣居家無妾僕歲歉庖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塞士賦為高人所稱房琯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偽世猶幸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賀季真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晚節尤誕放遨遊里巷自稱四明狂客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就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秦系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

唐仲俊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王摩詰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采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在京師日飮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

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田游巖

田游巖隱許由祠傍號由東鄰高宗幸嵩親至其門曰先生此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許謹選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握設坐只使僮僕聚花落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裡

李兵部

李兵部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家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白分司

白傳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既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

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策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清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甌而炊小僮烹煮沂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王大年

王大年簡淡蕭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于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牛隱亭

從父起在河中于中條山山谷中起艸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卽君谷

魏仲先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母常夢引袂于月中承兔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從遊嘯咏終日前後郡守武臣將相之賢者皆親造謁野不喜巾績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真宗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麋鹿之性頓纓則

狂豈能瞻封殿墀仰奉清宴上乃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一月無疾而卒年六十

李長源

李瀆字長源河南洛陽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徃來中條山中所居木石幽勝不親產業罕著文字王旦李宗諤每勸之仕瀆皆不荅真宗祀汾陰孫冕言其隱操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疾不起屢遣內侍長吏存問瀆自陳習靜避世不敢聞命素嗜酒人或勉之荅曰扶衰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

不亦可乎一日忽曰吾當逝矣促家人置酒頃之卒
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張子厚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
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
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受于是孫覺胡
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章某後世必以為朝
廷失士蘇軾言之猶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

致禮啟遣竟不出舉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
聞于人蹈中守常德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
造門為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
著賜諡曰正素先生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
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
人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
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
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

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惶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于闐外鬻果失稅為闐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籍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之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趙景道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未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烏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

林豐章金鑣不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
由為外臣乎

郝晉卿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科舉遂不
復充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
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
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
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
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
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

誤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為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
來淇衛間為人有崖岬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
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高正之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
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群書
尤溪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
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
之翩然如僊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
日燕坐骨節戛戛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

不復語云

邵延卿

錢文禧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每同遊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處不到有邵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于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執花足跡不近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禧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數公踈爽墮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

才無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款文禧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甲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禧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于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頤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禧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歎累日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居洛與邵堯夫一日會縈德閣約邵未至
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
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和云君家梁上午
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回清罪誤君疑佇久萬花深處
小車來

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物
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
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
寺過輟輶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
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

潛溪還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
伊水登香山到白公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
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叙之以為遊錄士
大夫爭傳之

邵堯夫

邵堯夫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
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
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遽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直而不諒通而不

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
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于人病畏寒暑常以春秋
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
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
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范蜀公

范蜀公居許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桀
藤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
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嚼一大白或語笑諠譁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
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田承君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
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
籍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遣老而忘憂

松江漁父

松江一漁父每棹一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
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
且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陽翟杜生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唯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藜陽尉孫某曾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于時偶不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日

惟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所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于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孫遂反此不覺灑然

宜興地主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

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

楊誠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間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于優游毋決于適思則區區猶有望于斯世也公已決于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水笑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跡錄名之曰山水漫游紀

顧仲瑛

顧仲瑛家富于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画鼎彝秘翫別築墅于菑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

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元璞與一時名上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餽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畧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

崔唐臣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一公登第崔憮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縮汴畔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徃江湖間其半市襍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差愈于

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朱希真

朱希真居嘉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須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育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藍缶貯果實醢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

凡人不是僊家在洛陽城裡住臥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呂徽之

呂徽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徽之不覺失笑閣中諸公聞之詢其見笑之由徽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缺蝶事耳衆始歎服邀徽之入坐以藤滕二字請足成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噉枯藤鶩鵝聲亂功收蔡胡蝶飛來妙過滕復請粘墨字韻詩

我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豆三畝粟信之樹梅花千桄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此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

一一如冕言

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徧天地間皆
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
如斗筲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宋景
濂傳

王少保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攜
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戔紙并小樂器之類名園佳
墅隨意所適照袋以烏皮為之四方有蓋并襷五代
士人多用之

林寶章

林寶章晚歲奉祠舊廬略繕葺小圃粗種藝體中佳
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悠然忘歸二子公遇公選朝
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講肄偶有會意公輒喜曰天
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兄弟安隱約習苦淡耆
年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
語文字可傳公遇號寒齋二子同字子貞合字子常
守寒齋孝友之規子常事尤如父家政聽焉子貞亦
極友愛連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剖制行同孝謹
臨財同廉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機鍵奕世傳一心

百年如一日父子兄弟自為師友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講肄之樂者也

二老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公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画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

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踈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索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

考槃記事終

附今人目錄

陳遇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錢芹

徐舫

傅淳

鮑恂

余詮
張長年

張紳

謝應芳

劉亨

龔翊

高賢寧

雪菴和尚

馮翁

吳與弼

陳真晟

陳獻章

陳茂烈

胡居仁

羅倫

劉閔

拾遺

鐵笛道人

太白山人

附今人四卷

陳遇

遇字中行金陵人天資沉粹篤學博覽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教授元末棄官歸安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為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聖上定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公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上既位即問保國安民大計公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為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瘕

頻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
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
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公溫良謹恪 上每
聽公言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頓首伏地
辭年七十二卒子恭舉人累官通政贈公大理少卿
弟中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初為翰林待詔

王賓 韓奕 錢芹 俞貞木

吳中隱士王賓居陋巷蘇州守姚善往候舍車詣門
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
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

奕乃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
可覩也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
有韓山人集又錢芹者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又
俞貞木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書
訓士一日饋菜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使覺其誤
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
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乃使人先道意芹對
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
明公弘下士之風請候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
芹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今有官守何不

詢時務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芥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加之

徐舫

舫字方舟桐廬人博學尚志少與劉基同遊庚子夏劉基宋濂葉琛章溢應我高皇帝之召過桐廬見之舫荷蓑笠亦不與同行且以語侵基既而基等入史館舫獨以隱自高數為推挽于是江浙行省叅政蘇天爵力促其出舫曰吾野人耳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益自韜閑人莫知其蹤跡所著有瑤林滄江二集

傅淳

淳慈谿人家世儒業父時偕以道學鳴于鄉淳能傳其家學洪武中累膺薦舉辭避不出鄉人稱為退密先生

鮑恂

余註 張紳 張長年

恂字仲孚浙江崇德人徙居嘉興西溪嘗受易于臨川吳澄純心篤行好學能文畊桑自食不求聞達元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為翰林不就洪武初禮部舉恂及余詮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于治體遣使召至京師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上諭

之曰以卿等年高德邵故授此職煩輔道東宮耳恂等固辭上曰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隨卿致仕恂等復曰臣年老矣雖蒙異數終不能承領也上知不可強翊日放歸恂所著有易傳大義西溪漫稿

謝應芳

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篤志義理之學元至正初隱居白鶴溪上構一小室顏曰龜巢當路聘為三衢獻書院山長固辭不受避地吳中洪武初始還故里徙居方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年九十七終所著書

有思賢錄辨惑編龜巢稿

劉亨

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阿寶作亂白郡守毋令滋漫率衆擒首惡戮之諭降散其黨靖難

後遣使勞以金帛既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薦
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
就宣德中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為師表官亨造
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
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鄧璉曰
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
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龔翊

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建文未靖
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西
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于義恐
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高賢寧

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于教諭王省建文中貢
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
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
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
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
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
食祿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上得遣歸年九十七

卒

雪菴和尚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祝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徃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籬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

誦佛經和尚遂將儒經不誦且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酹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頽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煥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名何許人和

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
以賢良方正舉為監察御史

馮翁

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訓蒙給衣食能為
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
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即剗去詩曰夜夢何
期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燁皆
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籍高旻時蓋永
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龔翊以下四人皆入遜國臣記高士傳宜不與矣

然悉能完名保行于靖難之秋高飛長嘯卒以盡
終詩曰明哲保身是或一道也未可以與方黃優
劣論矣其間若梁田玉九人其事不著姑置之至
河西傭補鍋匠者流幾于自廢其節苦矣未敢錯
入考姑摘其尤以昭前烈皆所謂澄之不清濁之
不濁者殷之忠臣周之高蹈兼得之矣故記之

吳與弼

與弼一名夢祥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少負英姿八九
歲時讀書鄉校巍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心
慨慕焉遂棄舉子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上日玩四

書諸經洛閩語錄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直欲造乎
聖賢之域蓋不下樓者數年正景間僉事何自學等
累薦不起天順改元用忠國公石亨薦遣行人曹隆
齎詔仍賜禮幣往起于家次年至京授左諭德上疏
辭職 上詔入文華殿從容顧問終不受職復遣行
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美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
迂僻不少變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其為司
成子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
手足胼胝非其義一分不以取人四方來學者卻其
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克己為

陳真晟

義而館穀之師道尊嚴好書奇古自成一家所為文
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讀之使人自然興起平
生愛一辭一色不以假人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
之華夏蠻貊悉知之年七十有九卒歸康齋

真晟字德晦改字剩夫其先福建泉州人剩夫生于
鎮海遷于龍巖晚定居于漳之王洲天順二年用伊
川故事詣 闕西上書為當道所阻其事遂寢既而
家居採學校勅諭中要語叅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
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又纂 書告當道

諸君子終不能行其說。剝夫學有所得，至是一無所遇。每四顧徬徨，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負之。乃貸其家之值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傍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南，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初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剝夫為學而儒術始正。自剝夫與莆人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年六十四，自號布衣學者，稱為布衣先生。」

陳獻章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父蚤卒，母林氏遺腹子也。自幼穎悟，絕倫弱冠，充邑庠生。中丁卯鄉試，戊辰辛未，曾赴禮闈，不第歸而歎曰：「學止舉業而已乎？天下必有知道者。」聞江右吳聘君康齋講學，往從之。游時年二十有七，居半載，即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臺名之曰陽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人罕見面，如是又累年，始有所得。成化丙戌，遊太學，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莊昶、賀欽輩皆樂與之遊。既出太學，留文選司歷事，賀給事日聞公甫議論，即抗疏解官。又令畫公肖其像而歸。壬寅，用守臣彭龍薦起，赴京。

銓曹欲照常格部試授職以疾辭不就謂毋老懇乞
終養特 旨授翰林檢討令親終供職竟不起家居
克養日深天下傾慕者日衆其教人必先令靜坐以
養其善端既不用于時即歛其所得假唐人之聲句
凡興之所動事之所得無大小遠近憂喜哀樂山水
花木禽鳥魚虫每每發之于詩而其妙處有唐人所
不及者字畫時出新意脫去凡近晚年束茅為筆益
掃入奇妙好事者嗜之若物外奇寶然詩字雖工而
非公甫之所急也嘗言吾舍此遂與世無交涉其初
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終遂各造其妙年七十三臨石
齋居新會之白沙村學者稱為白沙先生

陳茂烈

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
後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厲志邁
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
亟止之乃誦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
人者莫如顏魯顏之克己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
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
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考
績歸至淮乏衣且凍幾死為監察御史抱服朴素騎

牝馬身若無官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
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
油盂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
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
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
文特土苴耳正德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
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
給月米又辭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
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卒林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為後都御史王
白相友善會于弋陽之龜峰余干之應天寺提學李
齡請主白鹿院教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為師
饒城淮王請講易待以賓客之禮凡江右尹聞其賢
者饋以薪米或却或受皆處以義餘干尹請講明鄉
飲古禮悚聽而行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年五十
一卒號敬齋

羅倫

倫字彞正一字應魁江西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
士第一入翰林為修撰會內閣李賢遭喪去官朝
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既

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遂落職提舉泉州
市舶司三年召還京復修撰改南京翰林院供職兩
月以疾辭不允再辭乃允歸家開門授徒日以註經
為業垂十餘年常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
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
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
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山
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
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
也卒于金牛書院年四十八號一峰

之間道人終不起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
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画謂奕損
閑心画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
見古人風節曠遠非常人所能測也

太白山人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
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則
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岩崖下時有
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為
歌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

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為得世俗物一
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喜盛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
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
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
輒撫掌大笑不為文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
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去
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
以為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
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揚子江來訪
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 四卷終

